

北史

傳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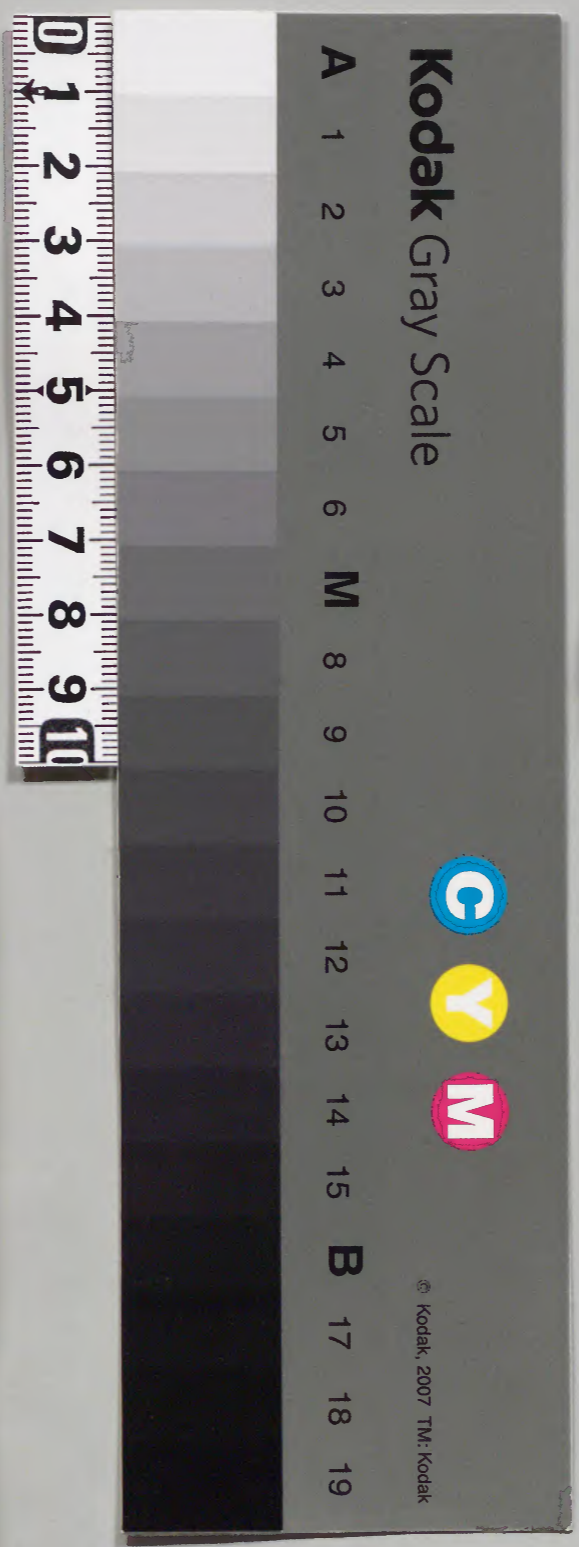
30
7

東 京 圖 書 館				
三〇	一〇	一〇	正史類	漢書門
冊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三〇	一〇	一〇	五九	五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三〇	一〇	五九
冊	架	函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59
冊 數	30 (14)
函 號	320 3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王肅

淺草文庫

劉芳 孫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爽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
 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秘書丞父爽及兄
 第竝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齊文時
 幸鄴聞其至虛心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美敏功辯而有禮
 帝甚哀憫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從席
 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肅公危亡之兆可以棄機帝

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者舊臣莫之
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蕭亦豈忘翰誠無所隱
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韓國大將軍
長史賜爵開陽伯蕭固辭伯爵許之詔蕭討齊義陽聽招
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蕭行者六品
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
蕭至義陽頓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
肅善撫接其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
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
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蔬世志等伍胥窮踰毋骨疏

縑不改有司依禮
久旱不雨輟膳百寮
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
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
以御九年之變而四郊
少澤蒸庶未闕一殮陛下
帝遣合曰雖不食數朝
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在
進沈鎮南將軍加都督四
回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

禪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
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
奉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
由聖以災災是以國儲九年
臣蒙深澤唯恐慈之內微為
膳三日臣無惶惶無緩情地
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
夫降以破齊將裝叔業劫
下直封汝陽縣子肅頌表
之收肅父也吳司馬肅

瑤起攻吳殺之二十二年平山一瑤瑤起為輔國將軍特詔
以付肅使紿泄哀情孝之嗣也詔以肅為尚書令與成陽
王禧等同為宰輔徵會為魚祖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謀會
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肅肅李董憂勤經綜百過舊感禧
兄弟泣敬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
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
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
聞恒降避之尋為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
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為三
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也昇明退關公是子在白百

察曠察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
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
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
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
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
國縣侯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
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
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桃頗以功名自
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
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為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斗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
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歿空於首陽司
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
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
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公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
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諡匡公
詔諡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
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練
舊事虚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二歸位
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通例降紹第

三 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歿
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紹
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
子誦翊衍等八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
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誦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
雋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采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
長兼祕書監給事中黃門侍郎明帝崩盡太后之立幼主也
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神揚風神竦秀百寮備屬莫
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諡曰
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雋 性清雅頗有文才齊

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
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
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為介朱仲遠所禽以其
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父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
敕給東園祿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衍篤於交舊
有故人竺勣於西兗州為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
家累年贖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游肅次兄深子也風
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
叉為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為散騎常侍金紫元祿六
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

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
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
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
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
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方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
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
李敷妻司徒徒澄之弟女芳祖母澄之姑也芳至京師詣
敷門崔駰方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
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

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
辨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
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
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報之一百時
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入於太后微愧
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
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為中書侍郎
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負外散騎
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經相侍與纘讀芳才思深
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曉女君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
是禮遇日隆嘗與豐渥儀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
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
未及相見嘗宴君臣於華林講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
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
曰與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
子不應有笄芳曰此事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
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髻男子婦人免髻冠
笄之不同也又冠笄改奪其笄且言也非謂男子無笄
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纘笄總以笄而言男子

有辨明矣高祖稱善者六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
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又云不正多往
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
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以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
暨其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感
芳理義精贖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
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
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
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
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
裴叔業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為散
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
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襲殿
既年終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
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凌外叛徐州
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止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
曰夫為國家者南不崇儒尊道學學為先唐虞以禮典藉
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
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
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為

七

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與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徙縣於瀋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糾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基樣又云太初太初二十二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至唐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學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人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六韋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嚴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大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遠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曠以巨惠量固歟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備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山陰黃潤刺吏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官務欲無撓公私遷

朝議定律令方難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矣
也宣武以朝儀多難其一切諸議悉委方備正於其朝廷
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著以所撰一五郊及日月
之位去城里數於禮官道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
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祀之本實在審位
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長陳管說竊見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
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只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
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
禮也禮記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
誘云也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
也此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蓋夏令云其數七又云
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
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
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
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
賈逵云中郊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北五帝於國
春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
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

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
 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
 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
 董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
 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
 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
 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合文
 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
 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道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
 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
 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
 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
 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
 里郊進中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遠漢魏所行故事
 是也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
 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
 文未審禮只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
 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
 亦因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
 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會祠

古史考卷三十一

九

秦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
 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
 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
 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眾皆當
 部部縣脩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
 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令妄營則不免淫祀二
 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
 今職有拾遺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文冬
 務階野聲人關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
 且先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

問太常少卿陸瑋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
 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
 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人不密輒決自非博延
 公卿廣集儒彦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為不
 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頗煩二議于時朝士頗以崇
 專綜既久不應垂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籍搜
 括舊文其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
 雖示相酬答而不會明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遂奏仍
 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聖考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
 上疏口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統係社樹二

臣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
田主冬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不謂若松柏栗
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象
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土於社稷社之綱也此
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之民
以松穀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
也又曰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
即敬之也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
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六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
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
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
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
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以樹之以木周禮
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
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栢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
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
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若有
樹之據猶未止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穀人以
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
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殖以松何

社稷圖

以言之逸言不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
證稷乃社之細其稷亦不離松也宣武後之芳沈雅方正繁
尚其高經博多通孝之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
東宮尋文欲為納芳文芳辭以羊貌非宜帝歎其謹慎帝
更教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為恂
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
每事詢仰芳撰鄭文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寤真所注周官音
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
昭所注國語音范晔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一卷徐州人
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二卷毛詩箋音義

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
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諡文貞侯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麻徐州別駕兗州左
軍四長史司空詔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麻皆有官嘗
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
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諡曰簡無子弟獻以第三
子琰為後獻字景興好學強二喜車當世高攀之盛及清
河三懌為宰相廢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
右兄子世還相好太后令獻以詩賦授弟元言稍遷光祿
大夫尋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尋

武於顯陽殿講述經筵為執經雖訓各論難未能精盡而
屬采音制之有可觀者兼都官尚書又兼中尚書及孝
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歆誅之子鷹字子昇少有風氣頗
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歆之死鷹遂勸鄉部赴
兖州與刺史樊子鶴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
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為儀同開府以鷹為屬本州
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鷹前後受敕對其使一
十六人為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歆弟穰位金紫
光祿大夫穰子述

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游善戲
謔齊人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以參軍述遠離家鄉倦於
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收集
歲務於宴集述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
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
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免十餘年不得調
其姊為任氏婦沒入宮數以賜魏收收所提攜後為開府
參軍及文宣崩述之泣位後挽歌揚遺彥擇之具拜郎盧思
道用八首述用二首錄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
述曰盧八問訊劉二述為之乾明元年兼身外散騎常侍
使宋梁三書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述附

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楷獻賦言天保中被讒
 遂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遂喜
 復前憾曰高祖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
 常侍聘陳使去遂以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黃門
 侍郎王松年妹六盧士游性沈密遂求以爲副又遂姊魏
 家者收時已放出遂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遂恐事露亦
 不逼焉遷給事中黃門侍郎脩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
 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遂與周朝議論往復
 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其得名與言便還拜儀同
 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遂請爲武平私
 請二開曰武平反爲明也遂依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
 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安 還同輔政遂遂回附之使復西
 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 必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
 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 西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
 爲實初遂方嘗未達時欲 畢相琺琺未原謂人曰我言彭
 城楚子應有氣決唯將崔 李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遂乃爲
 弟娶琺文遂成密好琺之 不詐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
 謀遂乃告二人故二人得 伺之計琺被黜令弟出其妻及
 是遂解士開所嫌事出爲 仁州刺史琺乃要行臺尚書盧
 潛陷遂許潛重遷潛曰恐 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遂而護之

七十五卷之三

十四

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
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
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一
心所制文集三十卷子遠人關
府行參軍任隋終於洛陽
其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
宋竝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
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
實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宗
芳甚重一以所撰朝廷軌
儀皆與參皇尚書博議懋與數

中郎素翻常為議主達於
以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
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
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

負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者切郎中
考課之科明黜陟之
甚有條貫李昭初大軍
破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

毅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
愛其風雅常日而送之曰劉
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
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

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
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
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
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

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
舊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
軍南秦州刺史諡曰宣簡
懋詩誄賦頌及文集見稱於時

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
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温人魏大
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孫堅
南安太守因世嗣遂居涼州
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
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
取正有志繫雖家人僕隸未嘗

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行聞強識明習經侯五經專家
 多所研經州郡禮命皆不就武成西征涼土夷與兄士國
 歸款軍明武成嘉之賜士國四爵五品顯美男妻為谷口拜
 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達學術
 奕置館溫水之右教授明經以七百餘人京師學業倉然復
 興班立訓甚有勸罰之科生少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
 射元贊平涼太守司馬真不著作郎程靈蚪皆是其教所
 就崔浩高允並稱奕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為柔勝先
 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心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
 六經略述以廣制其其有條貫其其為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
 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
 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既窳窳越庸夫也講藝
 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
 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
 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
 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
 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言也潔靜
 精微而不貶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

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袞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
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
求之喜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周施若準小君則
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母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
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奉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
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盛視游擊元暉尤所知
賞異遠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
尉錄事比皆知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襄出

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是階次不及除錄
事參軍裴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
常劉基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
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脩儀注拜謁
者僕射加監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
尉初舍人又數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
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
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
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
統經教景與崔紹張敏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
而用之為門下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
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
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
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
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列石肇尚平陽
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
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
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寔稱物以立情輕重所
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闕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
殺之宜其審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

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
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三姬降適雖加
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九臣吏生有
禮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也
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
貴所以立家分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
以與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與主家之事耳無關
於君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
亦不得為正君明矣且女之為君男之為臣古禮所不
可也

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為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
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
今日為班且在蕃上儀同二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
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
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
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
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
允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允
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為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

敕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
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季奉詔振恤阿那瓌執事
過宗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
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荒山臨瀚海宣敕勸衆而返
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
虜將軍孝昌初給事中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
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
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
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或寺衆軍討之既而
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侍郎馳與行臺都督觀
機部分景經洛沙乃作帥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
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
詔景詣軍且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
燕州仍以景兼尚書曰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
以御史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
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棄兵不盡強壯
今之二長皆是重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
之進發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
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
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滎陽二長之兵以守白巖都

督元譚據石廩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元城斛鹽二戎兵反
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勅別將崔休哲等
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
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
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
臺賊既南出鈔略剽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
之獲賊將德奕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剽城
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
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
紇真馬北斤等率衆剽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
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邊其走路大敗之
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
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彭眼泉禽斬之又溺死者甚衆後洛
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之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
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
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
是參議正光之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
趨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乃安
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
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

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清
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
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
以得為期友人刀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
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饒於相谷耳遂與
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之乃率刀雙司馬彥髦李諧舉祖彥
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馬天平初遷鄴是時詔
下三日戶四十万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祇
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
乘車馬亦不祿事力終其身之勤 景景善與交終始有
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
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
章強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讀而
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天道喪則性傾利
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潔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辨言
稽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
地崑崙川溥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茲
善惡是徵物固同異論充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

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茲身
戒於顯而急于微好爵是冒聲奪是其身陷於祿利言焉
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憂
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卒邪榮而正不彫故
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
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之無及哉
授免失沈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
褻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
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
戒懼行於未收維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避險以
樂天為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
焉苟行之畫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
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強誘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
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賢競無後
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闈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願其
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愠其情而或者見居
高可以持勢欲東高以據樂見直道可以脩己欲專道以
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於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
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持道不可以流聲鼓去聲
而懷道鑒卑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宗道何者處道雖

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後廢
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越惰後自親精與道絕
事與境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然誘其性
禍難嬰其身利欲多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
陳若然者雖縻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
棄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
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
曰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
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顏者
不復一節而見下人廿制正局司正張華傳物志及巽需林
列傳各數千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
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二
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嬰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
鑿方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
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
美矣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成

邢巒 第子昕
族孫臧

李崇 從弟平
平子將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
 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三子黨
 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
 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
 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吏習崔

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
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彦逸妻之姪也共相調恤乃振
孝文初舉秀為中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
書丞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
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東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
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
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
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
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

園因親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二靜水以留流類陛下脩之

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
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也祚曰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
意典禮兼鑄鏡九流又與二都並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
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必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
承稟注疏特成勸劾嘗以公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
孝文舉觴賜祚反崔光曰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
溫良博物朝之儒者不如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初孝文以季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
授一人官祚對曰臣空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
自應有讓因讓朕朕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

子產所惡臣欲之亡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
 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
 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
 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
 詔以姦吏逃竄祚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久
 若以姦吏逃竄祚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久
 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
 永配於青不免其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
 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
 之拔民者皆量其稱職而後以此歸出為使持節

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
 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關境饑餓祚傷感下多所振恤雖斷
 浚滄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為侍中金紫光祿
 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
 中書門參議列正故事令僕中丞驕唱而入宮門至於馬
 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
 太極驕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驕唱不入宮自
 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
 祚持一書獻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

顯與相層齒深為帝心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
馬僕射黃馼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巨
馬之矩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
王爽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二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
又去年中以前一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
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
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
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二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
等而後又不同於昶差無准詔曰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有六
等以上遷一階二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
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
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溫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
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
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
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
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與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
何案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
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
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意數成殿為差

七
卷之二十一

四

此條以寡愆為最多，為愆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
多，其結果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不次，哀應杖十者為一負
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言赦前之罪，不問
輕重，皆蒙有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
審記愆得除，以示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
兼上下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
具其積有累愆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
云通考者，據摠考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
何足據，請其罰贖已決之愆，固非免限，遇赦免罪，准其殺
餘之考，加散騎常侍，特詔營明堂國學，祚表曰：今雲羅

西塞開紉，嶺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江之南，行旅之
徵兵發，眾所在，叛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
際，與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休耕始，臣愚量謂宜待豐
靖之年，因于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
入東宮，密文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杖
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遇淮將灌揚，徐祚表
曰：蕭衍狂狡，擅斷川濱，役苦人勞，危亡已甚，宜救揚州，選
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今赴海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
亦收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議幹薦為

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三六之禍常慮
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
亦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千數年位秩
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怠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
書意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
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
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在光之徒由躬承接
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
忠為州中閹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
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各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朗非
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
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一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文貞
公初孝文之置中書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
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為今自未嘗我家何為滅之
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
祚為祟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古候言事頗
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駑人位中書侍郎未
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真武定末定州
驃騎府長史

張翥字慶實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望慕咨超東牟太宗
歸魏賜爵平陸侯世青州刺史祖準之龍衣又為東青州刺
史父靈世早卒靈世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龍祖侯爵與
盧陽為至安人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為為
主客令安人與驛並散令驛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晒高
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脩悔而猶無改善於督察每有所
巡檢驛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
高之遠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
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
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
都之勳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
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其有聲稱遠近以從征之勳遷尚
書丞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言武初除正尚書兼
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臨六輔驛與兼尚書邢密聞處
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兒
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左將軍重秦州刺史驛務尚
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石強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
羽儀赫然可觀堯夏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驛驛為良毅

其年冬天極初就羣與郭祚等俱以敷舊被徵及還州進
號撫軍將軍羣表解州任詔不許羣歎政簡不為所制立
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
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請為十不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
陳留公主寡居羣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澄亦望尚
主主意不可肇怒諧羣擅立刑法勞得百姓詔遣直後高
貳興馳驛檢察貳興羣所親愛必欲致羣深罪羣清身奉
法求其德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
于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
大夫如金章紫綬羣發好知已經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
蔑爾雖疹疾家裏而志氣彌高上廢帝圖五卷起元庖犧
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二十年
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元表羣及李
詔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出又
竝為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
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巧推長伯
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駭服斯義之降臣位一階授彼沉
級詔加征西將軍集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
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脩營
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微號幸侈頹侮其疎宗舊戚不其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室
之間未能止口屢表在秦州豫有聞接漢中之勲希如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
排初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眾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
大巷克期會集書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
龜二年二月武將幾子人相率至尚書省詭罵求
其長子尚書郎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
敢言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
曳彝掌捶撞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
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髮巾小
釵為驗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
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
斬之不能窮誅群豎即為大赦以安眾心有識者知國紀
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
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
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
侍臣曰吾為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
若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
合旋罷入異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較天

下人戶最爲大州彞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
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彞追孝文往言累乞本州
朝議未許彞亡後靈太后云彞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
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
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少幹有美
於父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
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云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
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
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熟
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皆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
在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
謚曰孝子曷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曷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介
朱榮平元顯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
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
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
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妃令赴晉陽
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
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一咲曰得卿箴諷深以慰

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
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
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甘世父高之謂人曰吾家
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為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
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
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負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
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
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為幹理乾威

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
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荅曰
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
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
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
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
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奏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
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鄆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振石
勤頗微不至歲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
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
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仲采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
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臥
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馱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諡曰康子脩
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
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穎巒之貌甚偉累遷兼有封敕

入任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都中京方

巒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
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
曰秀孝殊間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
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思其慮
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萌想在遠
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
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
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

奇絲至乃以紙絹為帳宸銅鐵為響勒訓朝廷以節儉示
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
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質倍多於常雖加以
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
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
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驛使
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徵攝得以便宜從事歷至
漢中遣兵討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蠻
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
里護郡十四一部護軍及諸縣戎遂置涪城蠻表曰揚州
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永軍西上非周年不
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郤元起攻
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希復少
業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簡將軍各皆是左右少年而
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劔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
據彼界內二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則軍果破後
眾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
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
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
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頗有薄捷瞻望涪

益且文可爲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
難輒率愚管必將珍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
經略臣便爲無事之歸侍養微展烏鳥亦當表曰昔鄧艾
經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聞實
力也況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
者止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
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
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劔閣以
來讀諺中白所以勉強者旣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
皇之恩遇負陛下之重託臣以故投頓首陳請宣武不從
又王足於涪城還遂不守蜀亦旣克巴西遣軍主李仲
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諸
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亦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
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武楊集起
等反亦遣統軍傅登眼討平之亦山之初至漢中從谷風雅
接臺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
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
支尚書以時梁人僂軼徐亮朝廷乃以亦山爲使持節都督東
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亦山於東堂曰知
將軍亮亦山之勝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忠臣亦非無也亦曰願陛下勿以東海為慮帝曰漢祖
有三金吾擊賊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以河憲哉亦至乃
分遣將帥討冀州悉平遂圍宿豫平之帝賜亦書慰
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奕乘勝攻鍾離又詔亦率眾會
亦以為鍾離夫嶮朝貴務其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
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銷則問織婦臣既謂
難何容強遣亦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
識略初時中黨相亦不平相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
史中討崔暉相之黨也相暉令亮糾亦事成許言於宣武
以亮為侍中亮亦在冀中掠及人為婢亦亦乃以漢中
所得已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
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相為書言云燕新有大功已經
赦宥不宜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書有克敵効而為相
等所排助書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
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荀仁率眾入據縣亦詔書持
節立守林精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
東堂勞遣燕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燕曰今王師若臨
士人心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略絕不度此年必傳首
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志
頗然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燕率騎八百倍道

卷之二十一

七

兼仁翌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棄勝至縣瓠因卸
度法纒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密使持節假鎮南糧
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
軍去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密分兵將犄角攻之梁
將密等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
人豫爾平巒派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密曰此陛下
聖畀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汝匪直一
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密自宿豫大捷
及平縣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
已累中尚書如撫軍將軍立於官密才兼文武朝野皆
黃龍甄琛以鬱前曾劾已乃云瀛州鬱之本郡人情所欲
了必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
琛或薄論曰又定于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
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子夕抱沈屈臣父屢為大
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
慨然以遜為長兼更部郎中遷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
哲云相糾訟遜統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
史祖徵開府祭酒之喪未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劾貌

寢有風尚仕齊羊公尚書郎祖劭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關

皇位尚書都官郎中遷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昕字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遷

登平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雉奏昕脩起

居仁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昇

竊言級為中尉所勅免官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

監吊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祕書郎裴伯茂等

俱為錄義永興末昕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

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

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

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 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

後天下多務世入競以申 工取達文學太表司州中從事

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輒 辭嘲諷所謂之曰世事同知文

學外游道有斬色興和中 以本官副李家使於梁昕好忤

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 謂之牛象關於江南齊文襄王

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 不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

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 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

弟曼字幼平美風儀博涉 更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

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 平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

諡曰文貞長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

其孤弟子子真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

後為滄州復啓孤兄子所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官世

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

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為中府屬坐事死於晉陽齊叔

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不時假負外散騎常侍使於

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下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

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產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

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

朝廷嗟惜焉贈中州刺史樂城子諡曰定祐從子則字神

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

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

觀宴饗禮則以經對大合上皇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

儀糾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

然時為所人有害母者八坐交輟之而潛其室宥其二子

糾劾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乃君親善親者

令不及子既逆其身鏡愈臥之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

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古有三綱之義若聖教各各不加

擊戮使父子乖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教

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以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棗羹
 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以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
 患請假歸馮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蚌得一小船而度船漏
 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致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
 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立李平並與親善所
 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年藏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
 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光中議立明堂臧為裴頠
 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所稱其理傳出為本州中從事雅
 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

之隴西本廷寔莊帝之舅以太傳出除青州督臧為屬領
 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
 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
 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立結友會共讀同文集臧獨先
 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
 賢悼惜其文章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
 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
 書侍郎卒於沂州表史

臧第郎字二少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

部郎清河崔暹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
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靈有
久倫靈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
天下無事與時名勝享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
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益經史五
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
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果河南陸道
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
奴數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召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
詩者又還得本不誤一字者人方之王粲使部尚書龍西
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叉所禮元叉新除尚書
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元叉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
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
郎李瑛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彫蟲之美
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
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均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
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
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實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
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

常安作章表白買黃紙寫而送之郡恐為翻所害乃辭以
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為祔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求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
麗及尔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高高山
曹恭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
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
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
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
後楊愔與魏元叉及邵請置學奏曰二黷兩學盛自虞殷
所以宗祀上帝必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
眷卷四十四以詔書言有青衿而數典教并自身國長以風德
萬祀者也爰暨三秦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
服分崩祚終二代矣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
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
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
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成軒屢駕未遑多就三
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
旱戎馬生郊雖建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
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
闕甃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

漸致虧隊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
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
不脩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
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
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
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鷺來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
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
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口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先營以復稽延則望而之言爲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
以臣愚量官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
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室鑄珍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
三時農隙脩比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
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
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
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今曰配
饗大禮爲國之幸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寧
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
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

七
卷之三十一上

二十一

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
賓司刑子士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為不作聘使荅云
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
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邵既不行復請
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弟為賓客除給事中黃門侍郎
郎與溫子昇對為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揔朝政崔暹母
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世
親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
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
行之邵奏魏帝殺叔用妻兄李伯倫為司徒祭酒詔書已
立暹即啓宣武執其事擢伯倫官事便寢邵由是被踈其
後除驃騎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感伏
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
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
其所以任任都不營生唯南兖隸粟就濟陽食之邵善
脩觀宇頗為壯麗皆為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
公私唯使立心吏民為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父父
老及媪媪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郡除中書令舊格制
生兩里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
云此格不宜輒斷可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

舞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之金藏
之於民復何損又準舊旨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
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關人
虞官官招不進宣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
詔並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
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頗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
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
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
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
聖尊尊見舊唐書無不備竟免年元以五經章句爲意其
聖言凶禮儀公私諮稟簡類者感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
事關典故必搜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
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
溫那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
死後人稱那魏焉雖均齊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
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苦坐臥恒在一小
屋果餅一屬或置一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等質素特安
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
言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且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
死讀不可偏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滴妻弟李

七
七

七

七

季節一與一士謂之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
能得子方曰其思之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
宿自二嘗書入六問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
賞又不能閉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賓嫂甚謹養
孤子慈慈愛特深在齊州有都信云怒疾便憂之廢寢食
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冉哭賓客
弔慰投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遺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
有也自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
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龍對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
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
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
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
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高悉令還之南
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具侵烽燧之警
在州四年喜有耕績乃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充
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能
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
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亦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

也後例降...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宗副驃騎大
將軍威陽...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
逆人多應之宗遣高平下冀州...捕犯眾逃亡歸陸納
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
後由駕南討漢陽宗行梁州刺史以揚靈珍遣弟婆羅與
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宗為使持節都
督隴右諸軍事率兵討之宗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
襲羣臣皆棄靈珍散歸靈珍眾滅大半宗進據赤土靈珍
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就烏破龍
崖下之以拒官軍宗乃命統軍慕容紹率眾五千從他路
夜襲龍門破之宗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宗
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
思考率眾接靈珍宗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
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
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
去其可除安其可首公私所患悉令交夷及靈珍偷據白
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言武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
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嘗陽蠻柳北喜曹北鸞等聚
眾反叛諸將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
以討之蠻眾數万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
蠻等徙万餘戶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
縣伯東荆州蠻獯安聚眾於龍山僭稱大号梁武遣兵應
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
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
討西荆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者賞罰
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
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
行交作或主能幼宜官統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征蠻諸

事坐敷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馬將軍封
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
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
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
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
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
以覓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立一子故妄認之
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去
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
為人所殺迎歸墳墓類魚安見者竟辨又有妻巫陽氏

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應實又經蘇州軍
兵蘇州軍全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答自款
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博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
蘇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
其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
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
姓徐若脫矜愆為任告報見申委曲家兒聞此必重相報
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
見程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者之慶賓張狀矣
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州大司更問蓋等
台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
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巢巢五
月六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
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
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
予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
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一庶無辜
同死可憐後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綯
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殺為亂崇守數歲滅之天

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
 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口積糴備復城雜
 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奏解州不聽是時非崇
 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眾在州凡十年
 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
 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
 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
 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
 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二親待無與為此梁武每歎

將軍趙祖悅龍驤兩破石更築列城通使緣淮之人於

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
 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州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
 城日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
 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
 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
 濡水俘斬二千餘人靈太后聖書勞勳許白縣令兼紆麻
 履王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成歸之崇自秋請捷表至十餘
 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碭石鎮東將軍曹爽於梁堰上
 流渡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與尚書李正兼右僕

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關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
元壽交碇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臣乃降朝
宗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吏都督如故梁淮堰
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碇石成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
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
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
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
曰魏旦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
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為使持節侍中都
侍中崇在官和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肆聚斂孝明
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比日令任力負布
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
蝨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膏蝨至損脚時人為之語
曰陳留章武傷膏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
瓌犯塞詔崇以本宮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
揚發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日
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
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

及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
 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眾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
 黃頌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風夜憂
 懼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
 恒朔摠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而遣李崇
 魏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
 威望重器識夙斷意欲還遣崇行摠督三軍揚旌恒朔諸
 人謂可尔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議於是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

其後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之五原破賊于白道之

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賊眾相持至
 夕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却功級盜沒軍資崇
 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
 南叛時除安樂王贍為徐州刺史以討之為法僧所敗單
 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督慶諸軍事會崇
 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
 侍中將軍儀同如故孝昌元年崇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武宣後贈太尉公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綏伐頗有將用為三關

別將討群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世頃以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達高祖劉騰之屬勢位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
為相州刺史并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
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擄毀發其宅表其罪過
後除涿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平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
善弟神軌小名青脆受父爵陳田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
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媼姬山外陰求悅人
神軌為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平帷幄與鄭儼
為雙頭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

刺史諡曰烈崇從弟平

平字重亮少有天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
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尋文禮其重頗經大憂居喪以
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効一
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
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武即位除黃門郎
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重騎將辛鄴
平上表諫以為高都創構洛三做登雖年跨十稔根基未
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真庭整不遷移牛馬糞於臺運陵

卷之二十一

李重光

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捐太
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三歲從戎不違心處自景明以來差
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或有數間之屋莫
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謐新人勸其稼穡今國有
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焉紕則所廢多矣不
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
刺史平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
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
前來臺後頗好優漁平乃畫復武足踐薄冰於客館注頌
北王愉反於信都以平奏救諸將領士言計實劉劭劉
以討之宣武臨武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
歎歎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勃陛下不以臣不
武委以揔督之任如其稍賴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
戮則鳴鼓豐罪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
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然而乃定遂
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遂北至戒門遂圍城愉與
日餘請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云信都八十里禽
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彥侍
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

在冀州隱蔽官口壁文扶成其狀奏除平冬延昌初詔復
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
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
人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
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遣中書
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
但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靈太
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疋先是梁遣其將趙祖
悅逼壽春鎮高僧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
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
以迴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
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
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
義之等不得進款祖悅等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
送首於洛以功還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遣京師靈
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
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
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會殿敕平前老明乎賜縑布
百段平漬公薄苑并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

三匹靈石為舉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至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月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又筆別有集書長三卷

將三遺摺名顏思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奉旨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元又擅朝發公為其親待顏居顯職靈太后又改削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王裝前後所歷官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將六傳首洛陽孝武帝初將效吏宋游道等皆軍將召贈其州刺史子

撫製構字其少以方止見稱製西武邑郡公濟天保初降爵為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其為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樊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播嘗過元義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龍表公元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倭為使王倭曰交來與識倭不雅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於是以此諧兼常侍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異親

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言造之謂左右曰
朕今日遇勅敵御覽常言此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
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儀
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彦清河崔瞻為首初
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儀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導彦
遇疾道遠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客
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
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
襄使左右胡之賓司一言制勝之襄為之拊掌魏使至梁
亦來使至

書曰聖於大 農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癩而舉頤因跛而

緩步因譽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
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甚慘未曾聽婢過前
道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
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
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隔崔謚調之曰教者種以以銚編刺
作乳捕以焉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勢者有効然後
橫議世權謚明有惡疾以呼施為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
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壽等訟
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

第種賢

北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五

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楚等譏詆
詔楊偕云魏收合誅倍黨助魏故遂曰齊文宣庶等並斃
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
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妾伴之寢宿積五年
元八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託劉氏為女明日
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
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
應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
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
身季尚風流長裾眉袖從容其美然頗涉觀史博兼書文詞
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
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遷
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第
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
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
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
所語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家
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
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為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

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為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已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諸弟邕字脩穆幼而雋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雋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繇并風力蹇蹇有王臣之氣衝命擁旌風聲克舉俱魏武與能之平遭隋有命二子與逢世亂悲我憂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學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陵之謗言執侯景之女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賞短崔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夙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古人望子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崔光

子劼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切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
 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守於
 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鄒人縣分易更為南平
 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
 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
 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者
 作郎與祕書丞李彤參撰國書再遷給事中黃門侍郎甚為

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
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
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
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深仍兼侍中以謀
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
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
二人竝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
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
政而已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
必遣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
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
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
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
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
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
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
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求
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
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
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
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
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
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
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
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
矣向邕竝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
邕言推之朝廷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
差小亦其尚敬易制節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

以明君親之而懼乃能格天懼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
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
貴關頭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死亡未計白
骨橫野存者酷恨之痛殘為忍傷之魂善陽也師盛夏未
反荆蠻校猶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
繯以殞北方霜降婦婦輟事羣生憔悴甚於今此亦賈
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意之不舉陛下為人
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聲易以亂難
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
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發言天地之音禮處左右節其

卷之二十一 上

黃越往者登通重賢之感憂之正所以害之又野樂食如罕
夏宗或關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
麥發慈音撫接貧瘠簡費山池減撤聲歛晝存政道夜以
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期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
矣帝覽之六院終數日而如暗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
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
西序數以示臣臣察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罔者也又云
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琴而伐朝菌指言蒸氣
鬱長非有根種不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琴
又及生虛落歲歲之也平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
地無不工密畫其飾加池滯不及而致諸般構殿狀扶踰
足異也天野木生朝野鳥入朝古人以為敗亡之家然懼
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
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鼎自此鷓鴣巢于廟
殿集鵬鳴於宮口寢園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
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
莫此之其承天子育者所宜珍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
變之意創躬登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
方富二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筭於山岳
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其李氏羣官無

四
四
四

整言者數光為詔光遂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姦惑有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姙例待分產且臣等諸舊典兼推沂事戮至剗胎謂之虐刑桀紂之立乃行斯事吾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大失臣之愚議知無不言之傳李獄以俟育至帝納之延曰元在邊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暉甄琛廣陽王深等並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為太子師傳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元為傳之意令明帝拜光拜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啓事點發請從太子拜於是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德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時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請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

卷之二十一

五

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
 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
 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
 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
 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
 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
 并送章綴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
 奏追于忠及光封邑興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
 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
 侯并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謹不言王后夫
 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
 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
 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志歸以禮自抑
 載駝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
 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伯姬待姆安就於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
 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

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宮婦人表章因

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

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謹不言王后夫

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

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

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志歸以禮自抑

載駝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

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伯姬待姆安就於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

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

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
 解在身昔人稱陛下其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
 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葬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
 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
 息游幸則率土屬賴會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
 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
 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
 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
 視驅社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斲補經
 曰此乃學者之恨原不朽之志也

計料石功并字多心欲補脩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
 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
 主級行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
 踐涉臣庶恒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主
 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
 奠國興光執經南面百容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顛上表以
 和讓光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
 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朱九鷲鳥於宮內詔以示光
 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鷲在梁解云朱九鷲也會冥之鳥野

釋所言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鵝鵝集于靈芝
池文帝不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大尉華
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
善是以張璠惡鵝賈誼忌鵝鵝鵝集而去前王猶為至
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乃被至養豈然不以為懼準
諸往義信有殊矣鵝鵝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梁時或後
啄一食之費空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
時有菜色陛下為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
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
委之川澤取樂春書圖養神性也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
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
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
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嘗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
臨省詔斷省客中使相切為上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
勳為蘇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數日歿等曰吾荷先帝厚恩
位至於此成功不成致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
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二明帝聞而悲泣中使
相尋詔給東園通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
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車駕親臨撫屍慟哭

相董遷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嘗則哀傷每至光坐講讀
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
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如後部鼓吹班劍儀太極廣
陽王故事謚又宣明帝祖製建春門外望鞠哀感儒者榮
之初光太和中依宮西角徵羽卒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
穆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韻國詩以答之國
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
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
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蔡植見
殺清河王擇遇禍光隨時俯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
自從貴達平州申慈有啓其女塔彭城劉敬徽云敬徽
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當慮寇抄南北分張之為
長兼別駕勳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
則讓朱弁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
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擇任城王澄
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
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讚誦之而逾甚終日
怡怡未曾生忿曾於門下省書坐讀經有鶴飛集膝前遂
入於懷縵臂上有文之乃去道俗讚誦詩頌者數十人每
為沙明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

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
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字彥德器學之德最
有父風舉秀少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
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又為明堂大將
必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
軍兼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
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下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龍巖父
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
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
兼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
兼書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

勳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兼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兼書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

為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又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州

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被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

書臺閣之中見補簡正武成之將神後主先以問劼劼諫

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

書儀同三司食入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

館監脩撰新書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明一官

多觀京官而劼二子拱搆並為外任第廓之後容謂劼曰

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

立身來取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亦無所求聞者
莫不歎服劫常恨魏收書曰更從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
就光弟敬友奉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
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
誦經克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
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嘗逆旅於壽
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

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部中詔太
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
令於尚書亦有鴻與光俱在與申特論榮之後為三公

七十一頁外散記 延昌二年將大老百容鴻以

體例不遵乃建議曰此惟晉書有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
幽明揚清激濁故績以能官才必稱位者朝界文進豈拘
一階半級者哉一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一人稱
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
進者拔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
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稍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
考轉一階責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死罪不問賢愚莫不
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固轉雖有善政如美壘儒學如三鄭
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放得一分一以為常流所慕遠

書亦抑為一既不曾親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言已
行猶言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其露降其京兆
正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其露降其京兆
宅之庭樹後遷山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
加前將軍脩孝文宣武起居注并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
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
以待後人臨慶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
蓋為初年治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
在史甫余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
史鴻與行傳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借襲
以別元海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
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
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
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書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
世任江左故不錄晉劉勳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
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
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
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
後與起居乃忘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錄
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慝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

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之景之懷之靈
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源朔同文特越一軌於是談遷
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
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
制於姦臣一皇安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
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潰晉僻遠勢
略孤微天殘兵革靡所歸控自魏龍懸幽代內脩德政外
抗諸偽冥冥之天懷實之士礪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
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撫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

大正

重刊舊書以資世祖陛下後世傳世或當重刊

兼脩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
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
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
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
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
敬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
晉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兩兩率多分散求諸
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
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尚備謹於史案之暇草搆此
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稽以長靡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

為實錄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章成九十五
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
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
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
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教緣邊求採但愚賤
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趙邕忽
宣州司教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
灑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區區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
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伏願
慕古人之意美意文鈔錄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冀

博雅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
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
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
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在
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
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元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
稱正亡考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
始之未任屬記言撰錄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
西蜀等遺載為之替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旨草構悉于唯
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澤留未成去正光三年

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
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嘗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
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
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鷓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
從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
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諡曰貞子懋字德林
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
守元顯寇逼郡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
賜昭時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
史二年爲城人王早所害齊州刺史諡曰貞子懋字德林
書齊州刺史王早所害齊州刺史諡曰貞子懋字德林
步歷經史州縣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觀聘
林監

崔高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爲
慕容垂重騎屬會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山太守祖
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
明年伐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
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之齊內徙桑乾爲平
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
冲當爲任事亮接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傭而

北史卷之六十一

十一

不從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
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之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
亮翼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曾中無復林迫
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
不異冲甚喜之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
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
至冲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
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
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
良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亮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
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獵孝文聞
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
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亮自登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
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
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
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
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
恭一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亮推究孝明益懷不通寬
容亮之後因宴集懷特親使亮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
之而亮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日廣平王

疎山采文醉鄉之所悉何以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
焉亮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官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
明識遇以策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
明令兼侍中盧祖宣言貴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
亮拜謝而已無以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
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駟安撫亮
至効昞處以大辟勞資綏慰百姓恬然除安西將軍雍州
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
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
欲營之咸曰東淺不可為浮橋况長無輻又不可施柱恐
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陸道此即以柱
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
橋亮性公清無子斷決所在立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
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
夏部事孝明初出為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
眾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肅寶黃鎮東將軍章武
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
等賜衣服雜物其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
於城外置一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為水陸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其平破石靈
太后賜亮聖書曰破石既平大勢全李淮堰孤危自將奔
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爾期曩徒應在旦夕將軍
推轂所馮期對其事期分經略且共協齊必令得掃蕩之
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元
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
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
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
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關水陸之會今觀亮死上議靈太后
今日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
御萬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
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嘗
張彞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其入選官自既少應選者
多前尚書李韶補當擢人百姓大為怨亮乃奏為制不
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
者終於不得庸才亦非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
其能亮以甥司空諮議劉長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真
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
審舉雖夫畫策公廷應一收六十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
取其理察其庸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業空辨以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
異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
下士子誰復信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
乘時微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
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幸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
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日為汝所怪千載
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
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類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
異何者昔日中正品其子弟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
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

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
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
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
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今
垂組乘軒求其真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
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
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
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
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是之此指

其由是也但今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僧義城陽
 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
 貴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
 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
 顯年之中名臣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
 侍祖發於梓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
 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
 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人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
 為張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磴磨數十區其
 制十吾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竝強幹善於

當世士安歷尚書北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
 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
 中士和初為司馬士泰第蕭蕭具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為
 都督府長史時兵折念生遣使詐降實表士和兼度支
 尚書為隴右行臺少入秦撫念為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
 中司馬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
 以上泰為龍驤將軍監別將軍事平以功賜爵一等男建
 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諡曰文肅子肇師襲
 襲肇師少時疎放長成歲即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習文
 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

土賊崔如葉等皆欲逼其同輩擊師執志不動唯以禍福
賊遂捨之仍巡撫其地而還擊師以從其意身同居事伯
母甚謹齊文襲擊擊師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
國春秋時諸侯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擊師與鴻別族乃
止天保初以參定渾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
卒始鄴下有詩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擊師因問
已答曰公此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
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碭石以
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吳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

不經也論者謂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悌初
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伴特相友愛遂經
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孝文嘉
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
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
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
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為司空騎兵
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
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
光韶清直明斷吏人長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

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欲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眾政逼州郡。刺史元雋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鄆。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

家事所切。蓋等荷朝眷。其敢仰從長史。往景茂。前

刺史張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士張信。皓。咸云。軍司議

其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拜遷廷尉卿。秘書監。祖。堂

以賊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

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儀。生中李。既。並。勢。望。當。時。皆。為

聖。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此。之。功。未。聞。其。一。如。何

及為罪人。言平其執。意不固。如此。永安。獲亂。遂還鄉里。光

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若教得失之間。推而論

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

海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首。受於。劫。盜。其。二。子。去。莊。詔

黃朝高道穆令加檢捕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
額錢布置篋元稹議者誠其家資皆光伯所營
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督錢數方後送還之光
韶曰此亡弟相負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
韶之繼室兄女弼與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
之時耿翔反於州見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
若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
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
大夫已有成事何必往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
下疑懼謀為不軌反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

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勳置是作賊耳知復何計
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
起光韶以出道屯遭朝廷屢變問却掃吉凶斷絕誠子
孫曰吾自謂立身無虧古烈但以初命有限無容希世取
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為九卿且吾平生素
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所運薄便經三娶而汝
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言百之後不須合也然贈
謚之及出自君恩言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
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
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第弟

頃橫禍權作松觀亦可為吾作松棺任其吾見之卒年七十
 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沐光如詔贈散騎常侍驃
 騎將軍青州刺史光詔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
 臨州中謀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
 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之既非世繼而得行臣
 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如率禮不愆謂宜許遂
 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廿八更滿依例奏代
 明帝詔曰光伯自涖海沂清風遠著一兼一其凡光詔復能辭
 榮侍養兄弟中孝且有甄錄可更由三年以廣風化後歷

太傅諮議參軍節度帝時崔祖螭張偁皓起進攻東陽旬
 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
 光詔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之也真平逼之不得
 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為飛矢中卒贈青州刺史子
 滔武定末殺州別駕備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傲之目也等輕侮之父輯
 謂傲之曰此兒必女識或能與之對乃汝等何以輕之傲之
 等守遇之彌薄輒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兗
 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之天形如善舉止習武事孝
 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武武武謂曰崔道固人真

如此豈可為妻乎而世人以其法而廢治之可為歎息劉
至州時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
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日致酒炙於客前道
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
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
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甘諸兄後為冀州刺史
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安初與道固等立廢帝于
華第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
明帝遣說道固以為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
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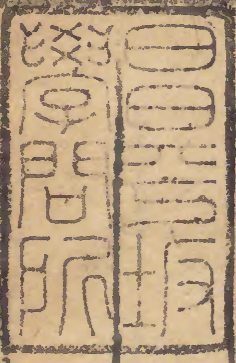
言忘其死乃徙齊土望其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
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
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平子景
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眾敬隣館時以公
集相見本說同曰云達頗結客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
固踈略而眾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
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
景徽字文敬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
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元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
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麟伯驥後薄骨氏

納正原社次異俱從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
還之後起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驥伯驥與母
房氏寓州雖杜氏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頗阻一門
僧深立信驍在赴不敢入家寄與寺明祖龍剛躁與兄伯
驥訟婦無立以刀劍自衛苦死繼焉祖螭小字社客晉泰
初反介朱中遠討斬之祖螭少如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
位正言太公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善意董
惜錢不買三軌字應則盜錢百萬持和亡去後至儀同開
府錢曹果盡坐貪為賜死晉陽

論曰崔亮風素樸遠學深長於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
明主國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官省坐致台傳
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
譏斯乃胡虜所不免也馮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
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
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負是年光詔居雅仗正
有國士之風矣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ひ
30
7

庚辰年三月十一日

